

母亲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

□ 石顺和

时光荏苒,母亲已走过 93 个春秋。往年,一入冬,就是母亲最有盼头的日子,因为冬去春来,母亲最疼爱的小儿子在春节时就能从千里之外回家团圆了。但今年不同,因母亲得了阿兹海默症,她已无法和亲人沟通交流了。每当想起母亲现在的样子,就感到无比的心酸和惆怅,但转念一想也有些欣慰,毕竟母亲还生活在我们身边,应该高兴面对才是。

母亲生活在乐亭县乡下,智慧勤劳、淳朴善良、和蔼可亲,深爱着自己的儿女。每次和母亲见面,最想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,特别是讲我小时候的调皮糗事。如今,母子已无法与人交流,我只能独自回味母爱的甘甜与芬芳。

儿时的一年冬天,我刚懵懵

记事,村里放了一场电影,阿尔巴尼亚影片《宁死不屈》。当时,村里文化娱乐活动很少,看一场电影就是全村人的一场精神盛宴。母亲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,抱着我看了这场电影。谁想到,海滨之夜,不光有星光璀璨的美丽,更有凛冽刺骨的寒风。第二天我发烧 40 度,得了急性肺炎。母亲既心急又自责,急忙找来赤脚医生,打了一周的针才治好了我的病。这件事对母亲打击很大,从此,母亲没再看过一场露天电影。

上高中了,我每天早起骑自行车 10 里路赶往镇中学。一年四季,无论三伏酷暑还是数九严寒,母亲都提前起床,为我烧锅做饭。闲暇时母亲喜欢和邻居们玩“游和”纸牌,纸牌有 108 张,分别代表水浒传中 108 个人物,玩法和搓麻将类似。一天晚上,母亲玩纸牌时天突降大雨,干柴全湿了,

没有干柴烧锅做饭,第二天早上我只好饿着肚子去上学。这件事,母亲非常内疚,从此,在我高中三年期间,母亲再没玩过一次纸牌。常言说“少年不懂爱,懂爱不年少”,但年少时我就常常思考,母亲为我付出这么多,我何以回报母亲的爱。

我考入军校那年,电视上主流播放的是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《凯旋在子夜》等战争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,母亲很喜欢看。我入学第一年寒假,回家过春节时母亲很担心地对我说:“自从你上了军校,我再也不敢看打仗的电影电视剧了。”母亲很认真,我很愕然,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什么是“千里之外的担忧”。

我在石家庄成家后,母亲说她有一个心愿,就是到我的小家看一看。母亲从没有出过远门,什么时候动身难下决心。我儿子出生后,母亲认为时机已到,说服

我两个表妹和两个外甥女,便五人就伴儿坐汽车倒火车来到石家庄。母亲认真仔细观察了一周时间,说要回去,我再三挽留也说服不了母亲。临走那天晚上,母亲说:“我这次来,看到儿媳贤惠善良,很关心你,孙子聪明可爱有人照料,我回去就放心了。”这之后 25 年来,无论我怎么劝说,母亲再没来过石家庄。我却苦于不能尽孝遗憾和愧疚了 25 年。

一件件往事,串起对母亲的点点记忆。母爱是什么,就是为了儿女放弃喜爱的那些决绝的决定,就是清晨那一缕升起的炊烟,就是儿行千里的那份担忧,就是时刻萦绕着心头的那份牵挂……都说母爱伟大,其实伟大的背后是一件件感人的故事。都说母爱无声,其实无声的背后是温暖儿女一生的力量。

母亲,有多少爱可以重来,期盼这份爱永远长在。



银杏叶是令人惊艳而有诗意的。

清代纳兰性德曾有一首短诗加以描述:斜斜的细雨滋润着矮墙边的银杏树,书架上的玉兰花也散发出清新芳香。他说:“况有短墙银杏雨,更兼高阁玉兰风。画眉闲了画芙蓉。”

立冬前后,是银杏树最好看的时节。满树的银杏叶仿佛具有了无穷的魔力,叶片由绿变黄,那是纯净的黄,透彻的黄,惊艳的黄。那满树的金黄,配上红色的大殿,低矮的庭院,都美得如油画一般。片片银杏叶随着风悄然落下,或热烈或诗意,给我们送上一份初冬的温暖。

令人惊艳的银杏叶

王南海

银杏树,因生长缓慢,寿命极长,又名“公孙树”。意思是爷爷种下的树,孙子才能摘到果实。我极喜欢种在红色大殿外的银杏树。深红色的建筑,精美的金色镶嵌,配上这种长寿树,更显得古韵悠悠。天如大海的颜色,在蓝天下,最张扬色彩的就是银杏,它把自己的一片金黄写在天空里,似乎是写下了句句诗行。

我也喜欢看水边不远处的银杏林。隔着湖水望过去,湖的那侧仿佛被金黄点燃,而那颜色也不是静止的,它浸润在水里,浸润在天空中,到处弥漫的是一种金黄。水波里荡漾的是金色,波光粼粼里,似乎写满了赞美银杏的诗行。

立冬时节的银杏林,是诗一般的存在。你的周身一片金黄,仿佛天地间,只有金黄的色泽。一片小扇子般的银杏叶,划着优美的曲线,落在了我的身旁,我小心地捡起来,似乎这片叶子中,也写满了生命的密码。光影斑驳,更显得美丽多彩。此时,这株银杏树就像站在舞台的中央,在光影的明暗交错中,呈现一种魅惑的美感。似乎默默地告诉我们:生命就需要如此诗意地表达!

每到这个季节,我都会采摘一些金色的叶片。那些刚刚飘落的银杏叶,

在山里小路上,形成了厚厚的一层。你踩上去“咯吱、咯吱”地响着,而这些金色的叶片,顺着小路蜿蜒,路也是金色的。此时你就会有些恍惚,这是童话中的金色小路吗?

银杏树的叶子像什么?它多像是一把金色的蒲扇,可以拿在手中,轻轻地扇动。如果倒着看,多像姑娘漂亮的金色裙摆,一位婀娜多姿的姑娘,正倾心于这样的金色长裙。如果你把两片落叶放在一起,又像是一只翩然起舞的蝴蝶。在初冬的风里,等待飞翔。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。用美的心境去看花,看世界,世界也如花般美丽。

最美的是银杏叶飘飞时。银杏叶似乎也极淘气,树上的叶子,偏偏不落,摇动着金色的扇子,“唰唰”作响。而地上的银杏叶借着风力,却快乐地飞向空中,引得孩子们追赶着,可爱的小孩儿还会故意地把落下来的银杏叶扬起来,一边拍着手,一边叫:“黄蝴蝶飞起来啦,黄蝴蝶飞起来啦。”而你远远地看,天地间真的像是翻飞着无数的黄蝴蝶……

银杏是快乐而富有诗意的,它似乎也在告诉我们:无论何时,只要有生命,都要快乐向前,诗意满满……

(作者单位:石家庄市公安局)



又到白菜收获季

□ 郝世民

又到了收白菜的季节,看着菜园里的白菜,让我想起倪谦的一首诗“秋未园蔬已着霜,青青偏爱晚菘香。沙锅烂煮和根咬,谁识淡中滋味长。”在他的笔下,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大白菜也描写得意味深长。

“小雪”正是收获大白菜的季节。俗话说“立冬萝卜小雪菜,小雪不拔大雪盖”,这时经过霜打后的白菜,味道更温润甘甜。那味道,伴随着风霜雪雨、年复一年的浸渍沉淀,已深深地烙印在祖祖辈辈人们的味蕾里,留在我的记忆深处,凝结成了难以割舍的不解情结,悠悠往事,仿佛就在眼前。

栽种白菜的时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——二伏天。“头伏萝卜二伏菜”嘛!小时候,每年一进入小雪节令,生产队就开始突击收获白菜,年复一年,年年如此,按人头分给各家各户。家家户户把菜地收拾得干干净净,残落的老菜叶也不舍得丢在地里,捡回去喂鸡呀、鸭呀、猪呀等家禽牲畜。

农户把拉回去的大白菜进行分拣,裹心少的切开,挂在树枝上或伸直的绳子上,晒成干白菜,来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吃;把瓷实的裹心白菜晾晒几天,退出表层的湿气后开始储存。那时存储大白菜也是农户家中一大工程,白菜怕热更怕冻,有地窖的人家就把白菜存放在地

窖里,没地窖的就在院子的一角挖一个深浅与白菜高矮相同的坑,把白菜头朝下根朝上,一个挨着一个,整整齐齐排列好,在白菜上面撒上一层蓬松的碎土,再稀疏适当地插上一些玉米秸起透气的作用。盖土层要薄厚适当均匀,厚了容易把菜捂烂,薄了就会把菜冻坏。随着寒冷的加剧,特别是进入数九隆冬,寒潮袭来时,用熟土将白菜盖严实,再在熟土上面盖上柴草,精心保护好一冬天的菜源。那时一家人一冬吃菜除了萝卜、白菜几乎别无选择,可以说大白菜是老百姓冬天的当家菜。

曾记得上高中之前,年年冬天几乎每天中午都是熬白菜吃,锅边再贴上一圈玉米面掺上红薯面的饼子,这就是一顿不错的午饭。如果听见街上传来敲梆子的声响,换点豆腐,来个白菜炖豆腐再加点茺荳,那真算是一顿大餐了。

家里储藏的白菜不只是用来自己家里吃,到数九寒天特别是春节前,我父亲就会拉上一小拉车白菜,披星戴月赶到集市上卖。十几公里的路,就这么拉着车,冻得手上裂开很多又深又长的血口子,父亲却从不说疼。

再后来,家家户户都有了自己的自留地,开始自己种菜,菜的品种便多了起来。但进入冬天后,农户还是以白菜为主。每到种白菜的季节,各家各户都会及

早地把自留地上春夏播种的瓜果蔬菜清理掉,撒上有机肥深翻平整好,不误白菜栽种。白菜管理也是一项技术活,刚开始,别说种菜,就是连农活我也很少参加,后来跟着父亲慢慢地学会种菜,才知道白菜是在辛苦汗水的浸泡中长大的。绿油油的叶片逐渐地把垄沟盖住,经过间苗、锄耪,最后留下长势旺盛的定苗。白菜是吃水大的菜,必须三天两头浇,除了机井浇水外,干旱时还要拉水浇。到了霜降,捆白菜是种植白菜最后一道重要工序,那时恰好红薯蔓已被霜打变软,捆白菜既顺溜又实用,家家户户会到红薯地里拽上些红薯蔓捆白菜。捆白菜虽不费力,但弯着腰时间长了腰会酸疼,不过,这一工序会让大白菜裹心实、产量高、品质好。

如今,农户冬储大白菜也不像过去那样费时费力,屋里或地窖里存放百十来棵,配合着超市里的青菜,一冬全家人吃的菜足矣。多余的白菜卖给城里人,城里人也会开着小轿车,来到地头或到农户家中挑选几袋优质白菜。

冬日里,糖醋白菜、醋熘白菜、酸辣白菜、豆腐白菜炖粉条和白菜猪肉水饺等等,这些以白菜为主打的家常饭菜,让人回味无穷,胜过大鱼大肉。

(作者单位:石家庄市鹿泉区公安局)

目光未抵之处

□ 韩冬红

若不是我出入一楼多一些,真没有注意雨后有那么多蜗牛出来散步。它们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,时而向左,时而向右,水晶一样剔透的身体,驮着扁扁的房子,我对着它们好一阵打量。好在之前我的目光未抵之处,是一只只蜗牛,倘若是一起命案的现场,刑警有目光忽略之处,那此案很可能会成为悬案。

去年冬天,受单位领导委托,我负责组织一场刑侦系统的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。老实说我的目光不情愿抵达刑侦部门,有之前我带记者采访某分局,被刑警队长婉拒的因素,还因为他们从不积极参与宣传。然而此次出乎我意料,政治处很快从全市选出了六名刑警,个个事迹突出。其中,我在看张肖军的材料时,被一组数字吸引。参加工作七年来,张肖军直接通过 DNA 技术破案 160 余起,其中有 18 起是影响恶劣的重大刑事案件。

认真看了其中去年初秋发生在永年区的一起凶杀案案情。张肖军夜里 1 点多到达案发现场时,见死者头面部血肉模糊,躺在一栋破旧民房外的杂草中。他开始现

场勘查,并提取了死者的 DNA、现场血和疑似犯罪嫌疑人留下的生物物证。然而,驱车 70 多公里赶回市里的 DNA 实验室,耗费五六个小时对检材进行检验比对后,除去确认了死者身份外,疑似嫌疑人的生物物证的检验却毫无所获。

这是什么人作的案?难不成真有所谓的踏雪无痕?绝不可能!张肖军推倒自设问题,把目光隔空重新投至现场,靠强大的记忆力回忆现场,意识到有自己目光未抵之处。他夜间在现场勘查时,天气潮湿闷热,似乎在酝酿着一场大暴雨,可直到他回到市里,也不见雨的影子。此刻,天阴沉得像是傍晚,他在手机上查看了一下天气预报,白天将有中到大雨,他内心一紧,驱车一路狂奔,他要在暴雨到来之前重返现场。

他的目光在现场一点点扫描,突然,他注意到了不远处的一个土堆,土堆上插了一把铁锹。他结合死者的伤口鉴定,肯定这就是作案工具,于是小心翼翼地 在铁锹上采集了十几份样本,最终从样本上检验出了完整的嫌疑人 DNA 数据。

侦查视线落到了租住被害人杨某家房子的王某身上,围绕王某的身份,专案组走访过左邻右舍,

人们除去知道他姓王以外,哪里人?家中都有谁?一概不知。

为什么没人知道王某身份?不用说是王某在刻意隐瞒,刻意隐瞒只有一种可能,那就是涉嫌杀人的王某,还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又是张肖军将目光投射在他人未抵之处,将嫌疑人样本进行比对,成功比对到 1993 年鸡泽县一起命案在逃人员,王某落网。

如果说张肖军的目光有未抵之地,除去难以以为破案提供证据外,个人并没有生命危险;闫相雷就不同。他是我在那场刑侦系统的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中关注的另一名民警。也是去年,冀南新区发生一起命案,四名技术民警进入隔离带的中心现场进行勘查,两人在院内,闫相雷与另一名同事在室内。安静的环境,昏黄的白炽灯,闫相雷背对床,蹲在地上提取一枚血足迹,“出来,快出来。”忽听一声大吼,闫相雷扭头一看,同事手

持手电筒,一边后退,一边严厉地对着床下呵斥。与此同时,床下钻出一人,手握带血的砍刀,目带凶光,显然是藏匿在此的犯罪嫌疑人。

好危险!只见那人一跃而起,高举那把两尺长的明晃晃的砍刀,向着闫相雷砍去。好在闫相雷反应敏捷,他迅速调整身体,与同事一边后退,一边想招儿。然而,他们除去手电筒以外,没有任何武器可以抵挡对方的利刃。

长时间在一起工作,二人形成的默契,仅一个眼神,就心领神会。他们大声喊道:“不许动,后退!”与其说是呵斥嫌疑人,不如说是向门外的同伴传递信号,守候门外的民警迅速冲进来,大家一起制服了歹徒。

如果不是这些故事,我还不知道技术民警也会面临这样的危险。我知道正义的目光尚有很多未能抵达之处,那里有光明,也有黑暗,有正气,也有邪恶。但我相信,我忽略的,未必是他人目光忽略的,我目光所抵之处,未必是所有人目光所抵之处。唯愿我们的目光未抵之处,有光温润,有正气氤氲,一切安好。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公安局)



松

董献光 作

(作者单位:安平县公安局)

初冬

□ 郑永涛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初冬的早晨是白色的。从暖暖的被窝里爬起来,拉开屋门,一股寒意便会迎面涌来。院子里,田野中,落着薄薄的一层白霜,有如扑上了淡淡的胭脂粉。从鼻子和嘴巴中呼出的白气,轻轻上升,缓缓弥散。大街上,勤谨的小商贩已经开始做生意。卖馒头的吹着牛角,卖豆腐的吆喝着号子,仿佛在催着睡懒觉的人赶快起床。厨房里,年轻的母亲点燃灶火做起了早饭。做早饭的当儿,抽空将我喊醒。饭桌上,放着一盘咸菜,一盘小葱拌豆腐,母亲给我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薯玉米稀饭。这一碗红薯玉米稀饭,从头部暖和了我的全身。就在这一身的温暖之中,我挎上书包,约上三两个伙伴,一同走向村中的小学……

初冬的白天,延续了秋日的天高气爽。树叶还没有落光,但已经稀稀疏疏,褐色的,黄色的,也有红色的,只等着初冬的冷风将它们吹落到地上。院子里,垂挂在树上的玉米棒子黄得透亮,格外惹眼。而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红辣椒,更是红得像火,给人以热情和暖意。小山羊一会儿在院子里撒欢儿,一会儿去吃地上的落叶。在暖暖的冬日阳光下,母亲将冬天盖的厚被褥全部晒了个透,然后用细竹竿打出藏在里面的尘土。而父亲,则将谷子秸秆晒成的干草铺到了土

这就是故乡的初冬,儿时的初冬,珍藏在我记忆深处的初冬……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肥乡区公安局)